

中外传奇丛书 中外传奇丛书

# 爱的报报复



4  
2

116

中外传奇丛书

爱的报复  
Ai De Bao fu

---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·印张4 字数98,000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7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93·774 定价：0.65元



伍子胥向前一纵身，双手抓住混金鼎，大喝一声：“起！”  
就把这鼎举过头顶。他身子不晃，腿不颤，好象铁塔一般。

——《斗宝夺帅》



没过十几招儿，秦吉俭被逼到梅花圈儿的边缘，伍子胥举拳就打，秦吉俭一看不好，嗷的一声蹿出梅花圈外……

——《斗宝夺帅》



在一个偏僻角落的桌子前，果真有个黄头发姑娘，看起来象是个孩子。他没有认出她是谁，只是迅速地朝她走去。

——《爱的报复》

# 中外传奇丛书

《中外传奇丛书》标新立异，别树一帜，特点有三：

一、每册登载古今中外三篇（部）富有传奇色彩的通俗小说佳作，内容丰富，读者面广，可读性强。

二、为方便读者，每册书目录中有详细的内容介绍，附有带说明文字的四幅插图。封面醒目，图文并茂。

三、以薄利多销为原则，给读者以实惠。每册书十万字左右，定价六角五分左右，价格便宜。

---

# 新 书

鬼 迹 (通俗小说) 陈 杰

鬼 影 (通俗小说) 陈 杰

天下第一擂 (中外传奇丛书)

杨文广招亲 (中外传奇丛书)

新郎在舞会上死去 (中外传奇丛书)

她为何死去 (中外传奇丛书)

大闹神州擂 (长篇传统评书) 袁阔成等

伍子胥夺帅 (长篇传统评书) 笃 生等

谋杀从新婚之夜开始 (翻译小说)

[日] 森村诚一

---

## 《中外传奇丛书》编委会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方 殿 丹 赤

任 顺 陈 杰

张志兴 施元辉

夏晓华

责任编辑 王润生

封面设计 王恒东

插 图



## 目 录

奇 案.....冷 凝 ( 1 )

这是一部写法制观念的通俗小说。情节曲折，手法新颖。曹莽劳教释放后连连作案，开始报复。他为何要报复？怎样报复？结局如何呢？

- 一 一张可怕的面孔，  
连续三次作案..... ( 1 )
- 二 三个昔日的同伙；  
一个大胆的提议..... ( 4 )
- 三 诱惑，醉酒，模糊的记忆..... ( 7 )
- 四 凶器，证词，清晰的联想..... ( 10 )
- 五 是抢劫，却也是咎由自取..... ( 14 )
- 六 是检举揭发，可又是..... ( 14 )
- 七 高弟街，胖娥子，瘸腿阿狗..... ( 17 )
- 八 怡和宫，冯子洞，刑警队长..... ( 19 )
- 九 雨夜惊魂，顶楼上的一笔  
交易..... ( 22 )
- 十 追踪游鱼，收网前的一次  
震颤..... ( 24 )
- 十一 终场：意料外的“大团圆”..... ( 27 )

十二尾声：不和谐的“幻想曲”……（30）

斗宝夺帅……… 笃生 元同（33）

这部传统评书写春秋时“临潼斗宝，伍员夺帅”的曲折故事。秦国设下“断龙绝虎计”，伍员鞭打展雄王、奇袭双羊沟、毒死常会通、力举千斤鼎、艺镇斗宝台、血战黄河套，杀败秦兵。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。

第一回 柳展雄城下抖神威  
伍子胥山中露绝技………（33）

第二回 秦吉俭力举千斤鼎  
伍子胥威镇斗宝台………（45）

第三回 伍子胥龙棚挂帅印  
柳展雄河套杀秦兵………（58）

爱的报复………〔西班牙〕柯林·特里亚多著

杨明江 编译（70）

这部中篇以离奇的情节、鲜明的人物个性、精彩的对话、流畅的语言，深刻地阐明了一个关于爱情问题的哲理。令人深思。颇值一读。

库尔特抛弃妻子和女儿，漂泊十年，来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。他疯狂地追求画师戴安娜。这个被誉为十分正派的未婚姑娘竟同他睡了一夜。他怀疑她的贞操，她承认自己已结过婚并有一女儿。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，却不知她在惩罚他。结局怎样？真诚的爱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。

# 奇 案

冷 凝

## — 一张可怕的面孔，连续三次作案

这是一张印有犯罪痕迹的面孔，两道黑刷子眉，如用秃笔胡乱抹上去似的，左眉略微翘起，眉窝里藏着个旋儿，使乱糟糟的眉毛越发象只扭曲的毛虫。深陷的眼眶中，嵌着一对布满血丝的眼珠，稍一转动便会闪出贪婪、凶狠的目光，那种眼神只有饿极了或要咬人的疯犬才具备。曾被打断的鼻梁骨和双唇紧闭的大嘴，加上两边腮帮不断凸起的肉棱子，都仿佛让一股无法宣泄的怨恨压抑得痛苦不堪。这张肤色发暗，说不清是黑是绿的面孔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模样……

若从背后观察，他的身材还算是匀称的。肩宽背厚，四肢发达，短脖子缩在立起的衣领中，圆圆的脑袋上刚长出一茬短发，象个黑皮小西瓜。他穿着件半新的猎装，破牛仔裤，脚下是蓝灰色的旅游鞋，鞋带系得非常紧。

他走路的姿势很怪，左肩前探，右肩回缩，无论马路上多么拥挤，他总是用左肩去拱开行人。车来人往，人声嘈杂，然而他却充耳不闻。他的耳膜内，还回荡着劳教大队的铁门——轰然关闭的巨响。两年呵，整整七百三十个日日夜夜！

喧闹的市区已被甩在身后，一条斜街横在眼前。工人新村十三排九号。脑海里闪出这几个字，一阵凉飕飕的感觉直

扑心脏，他抬起左腕看了看手表。

十一点四十八分。

九号门内，霍家母女刚摆好小饭桌，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闯进门来。霍母出于自己的本能，侧过身子护住女儿，惊恐地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来人并不答话，他堵在房门口，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将屋内扫视一遍，然后，目光停留在霍母身上：“霍金榜到哪儿去了？”与其说这是一句问话，倒不如说这是某种食肉兽的嘎嘎磨齿声！霍家母女吓得浑身栗抖，连口大气儿都不敢出了。

“问你们话呐，说！”那人压低声音威胁道，喉管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撕破了，异常刺耳。

“他不在……”霍母哆嗦着说。

那人猛地向前一蹿，活赛一头豹子蹿到小套间的门旁，挥起右臂挑开门帘，往里面睃了一眼。此刻，霍母发现门帘儿上露出个刀尖，而那人是怎样拔出的刀子，她根本就看不见……

十三点十七分。

合作路蔬菜门市部，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，守着一堆无人光顾的土豆，正无聊地哼哼歌子，有人忽然问她：“狗熊在吗？”

“哪个狗熊呀？”女售货员扬起脸来，看到一张凶神恶煞般的面孔。

“熊得发。”那人又说。

“来啦，拿秤杆子的就是。”女售货员指点道。

熊得发才跟那人一照面，嗷地叫了一声，扔掉秤杆撒腿便跑。那人随后紧追。

“站住，你这个杂种！”那人边追边骂。熊得发由于惊吓过度，忘记了呼救，绕着柜台没命地奔跑。这个时候，顾客稀少，门市部的售货员们因闹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全眼巴巴地瞅着，没有一个人出来拦阻。

熊得发穿着那件肮脏的白大褂，妨碍了他的逃速。眼看那人越追越近。他拔地而起，蹦上柜台，朝着临街的大玻璃窗抱头就撞！恰在这霎时间，那人的刀尖也划破了熊得发的后背……

十四点五十一分。

丁二保听说车间外面有人找他，于是迈着小碎步走出车间。一只大手牢牢地抓住他的细脖梗，等他看清那个人后，差一点儿没拉一裤兜子屎。

“你要是敢嚷嚷，我就一刀扎死你！”那人凑近丁二保的耳边说。

“不嚷，不嚷。”丁二保的小脸变成了蜡黄色，骨头架子都吓酥了。他眨着小眼睛，乞求道：“你饶了我吧，我不是人揍的……”

“饶你好办，你得告诉我一件事。”那人仍抓住他不放，这姿势，让旁人见了，准以为他俩是亲密的好朋友。“你告诉我，霍金榜那王八蛋，在哪儿？”

丁二保说：“他……他‘漂’啦……”

“是去南边了吗？”

“没错……”

“好，把你身上的钱掏出来，快点！”

大票小票加在一起也没凑够十元钱。丁二保讨好道：“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回车间再去凑几张。”那人冷笑着说：“你甭想骗我，滚吧。”一记耳光掴在丁二保的小脸儿上，丁二

保象根折断的枯枝似地摔倒在废料堆上。

## 二 三个昔日的同伙；一个大胆的提议

刑警队的电话响个不停。

曹莽被劳教释放后，仅仅过了三个多钟头，便又开始“持刀行凶”，此事在刑警队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膀大腰圆的队长绰起电话，粗声大气地喊道：“在他家附近布好眼线，一定把他抓回来！”

在刑警队长身边，坐着一位青年刑警，他叫纪铭，长得瘦小羸弱，相貌平常，正因为他体似多病，才被安排干内勤，平时管理刑事档案，有了案子还兼做记录员。两年前，曹莽持刀行凶，从审案到定案，是他一手经办的。这次曹莽故技重演，他也感到很惊讶。纪铭留心听取队长的每一句话，眼睛注视着桌上的电话记录：

第一次，北街口工人新村派出所报案……

第二次，合作路蔬菜门市部报案……

第三次，永进轴承厂保卫科报案……

霍金榜、熊得发和丁二保，这三人过去都是曹莽的同伙，尤其是霍金榜，因搞流氓诈骗活动，已受到公安机关的通缉，现畏罪潜逃，下落不明。曹莽的行动，宛如一块落水的石子激起的层层涟漪，不光使纪铭联想到逍遥法外的霍金榜，还使他回忆起两年前的旧案……

队长放下电话，对纪铭说：“把曹莽的那份材料拿来。”

纪铭从隔壁的档案室取出一份卷宗，送到队长手边。队长又指着电话说：“通知各行动小组的组长，到办公室来开会。”

开会时，队长没叫纪铭参加。面对一排墨绿色的保险柜，纪铭凝神默想，一些零乱而又难忘的片断忆念，在脑际交替出现。曹莽被监禁时，霍、熊、丁三人，作为目击者，分别写过证词，并在刑警队揭发了曹莽的许多犯罪行径。霍金榜只要开口说话，熊、丁二人必然点头称是，那讨好的表情及惶惑不宁的眼神，至今仍是纪铭心底的一个疑点：从表面上一眼就能看出，霍金榜是他们的头子，熊、丁二人不过是小小的走卒，这三人共同揭发曹莽，会不会提前做了手脚，统一口径？纪铭认为大有可能。可是还有一位挨了两刀的受害者，此人的证词与霍金榜等人的叙述，没什么大的差异；况且，态度蛮横的曹莽，后来对自己所做的一切，供认不讳，才使那桩持刀行凶案正式了结……

如果霍金榜的流氓诈骗活动尚未揭开，纪铭也许会逐渐排除那个疑点，但霍恶习不改，采取卑鄙手段连续诈骗，损公肥私，携赃款近万元，逃之夭夭！由此可见，无论曹莽是报复还是另有所图，只要他不放过霍金榜，那么对抓获这狡猾的罪犯，是大有好处的。一个小小的疑点，触发了一个新奇的念头，纪铭一时难以克制内心的冲动，他走到门前，伸手要敲办公室的房门——不，还是等等再说吧，他快快地退了回来。

作为普通的内勤人员，平素的工作无外乎整理笔录，编排档案，象那些紧张而激烈的追踪、格斗，纪铭是参加不了的。有时他甚至感到很委屈，自己太让别人轻视了，难道长得瘦小就没有资格与罪犯作斗争了吗？

其实，他是很有头脑的，感觉敏锐，擅长推理，刑警队破获的一些复杂案件，全有他的一份功劳。可光彩的事，露脸的事，都让搞侦缉的刑警占去了。他呢，为队长解开一个

谜团，或提供一点细节，这自然是鲜为人知了。他不争功、不争名，总想做些抄抄写写之外的事情，遗憾的是，他的满腔热情，别人却很少注意。

办公室里有了响动。散会了！纪铭稳了稳心神，刚要伸手推门，队长便发话了：“纪铭，把那份材料放回去。”

他收起卷宗，站在队长面前，拘谨地说道：“我……我有个想法。”

“嗯？”刑警队长低头写着什么，他抬眼看看这位瘦小的记录员，皱着眉头说，“怎么了，没听见我的话吗？”

“我有个想法。”

“噢——”队长这才明白，“那就说说吧。”

纪铭垂下眼睑，尽量不流露内心的冲动，以请示的口吻说：“能不能暂缓采取行动？曹莽要找霍金榜算帐，这对我们是有利的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想让曹莽当钓饵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他，我们很难找到霍金榜的踪迹。另外，我觉得……不能孤立地看待曹莽的犯罪行为，应该联系过去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”刑警队长连连摆手，又拿起了钢笔，“眼下没有时间回忆过去的事，曹莽是十分危险的人物，不尽早将他镇住，谁知他会疯狂到什么程度！我已经布置好了，只要他敢回家，立刻就逮捕归案！”

“恐怕他不会回家了。”

刑警队长没再说话，他若是抬头看一眼纪铭，肯定会从那小记录员的眼睛里察觉到一种异样的神情；无奈，他只热衷于采取行动，忽略了缜密的思考。



### 三 诱惑，醉酒，模糊的记忆

曹莽——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，正如纪铭所预料的，他没有回家，而是乘坐南去的列车，踏上了他的“复仇之路”。

坐在他对面的是一对情侣，男的长着一副窝囊相，女的倒有几分姿色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脂粉味浓烈扑鼻。也许就因为女的比男的漂亮，那男的才对女的百依百顺，低三下四地陪着笑脸，絮絮叨叨，说个不停。曹莽恨不得给那蠢货一拳，他最看不起没骨气的男人。

“这年头谁还要黑白电视呀，你准备买一台彩电吧。”女的撒娇地说。

男的马上答应：“买，买，凑够了钱就买。”

“哟，瞧你说的，等你凑够了钱，我也快变成老太婆啦！”

“我会想办法，用不了那么长时间。”

曹莽心中骂道：你他妈的别在这儿现眼了，钱还是先借老子花吧！

女的忽然揉着胸脯说：“哎呀，太闷了，我喘不上来气儿。”这个动作，使曹莽不禁打了个寒战！他咬着牙，狠狠瞪了那女的一眼，骇人的凶光将对方镇慑住了，她瞥瞥一无所知的男伴，胆怯地闭上了嘴巴。曹莽为了抑制自己的仇恨，他戴上墨镜，遮掩着几乎要把那女的吓晕的眼神。但是，揉着胸脯的动作——象蠕动的画面，依然在他的眼前反复闪现：

胖娥子的左手揉着松软的胸脯……